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f Chinese Literary Masterpieces in the New Era — Tak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as an Example

Shiyu Huang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eacher Train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ci-fi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reverte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orizons, boosting in both writing and researching. Science fiction, as a genre rich in modernity, is al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novel *The Three-Body Problem* won the “Hugo Award” abroad, and science fiction film adapted from his novella *The Wandering Earth* received wide acclaim, Liu Cixin can be described as “almost single-handedly boost Chinese sci-fi literature to a world-high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iri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from multiple angles, provides a practical method example for the necess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ertaining to literature, and contribute to teachers and learners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related majors to broaden minds.

Keyword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新时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思政内容挖掘——以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黄诗雨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中国·北京 100875

摘要

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逐步重归社会文化视野,从创作到研究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幻小说作为富于现代性的文类,与当今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当代世界的发展机遇和冲突挑战也紧密相连。随着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走出国门夺得“雨果奖”,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科幻电影获得广泛好评,刘慈欣可谓“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拉到了世界级的高度”。论文从多个角度挖掘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为文学等相关专业教学中所必要的思政元素提供一种实用的方法实例,有助于帮助广大相关教师与文学等专业的学习者开阔思路。

关键词

中国科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政教育

1 引言

“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对“人类发展”这一永恒主题的观照尤为突出,其作品无不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通过富于真实性的背景环境、紧扣时代性的主题设置和充满矛盾性的小人物塑造,其作品展现了人类现实困境、勾画了发展的未来图景并揭示人类命

运的共同性;在肯定发展观重要性的基础上,将人类对发展的共同诉求聚焦到实现发展的共同道路上;其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观照和启发,反思科技至上、霸权主义和文化隔阂,反对以霸制霸,继而揭示人类共同命运得以实现的必然性。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研究其作品中的“人类发展道路”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一种参考借鉴和可能方向。

【作者简介】黄诗雨(1990-),女,中国江西新余人,本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论文从刘慈欣科幻小说对当今世界的象征隐喻、群体画像折射时代发展等方面多层次多方位挖掘作品中蕴含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为一般文学类专业学习者研究中国新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并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对开阔相关专业教师的思路也有一定益处。

2 对当今世界的象征隐喻

科幻小说作为富于现代性的文类，与当今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当代世界的发展机遇和冲突挑战也紧密相连。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地球往事三部曲》走出国门夺得“雨果奖”，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科幻电影获得广泛好评，刘慈欣可谓“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拉到了世界级的高度”^[1]。在其作品中，深沉宏大的题材并未超出“未来世界”“技术和社会伦理”传统范畴，且有一种反映当下发展，引人反思人类出路的力量。

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中，富于真实性的背景环境、紧扣时代性的主题设置和充满矛盾性的小人物塑造，强烈体现出作品对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深沉关怀。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建构出一个真实又宏大的具象世界。作者在文本中对人类近代以来的文明历程进行了观照。《光荣与梦想》《天使时代》里通过地区贫困和不公正现象带来的苦难，重温后殖民主义的思潮；《混沌蝴蝶》更是直接将气象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置于美苏争霸下的战争阴云里；即便是在或然历史主题《西洋》中，其通过假设郑和先于哥伦布踏上新大陆从而开辟了日不落的大华帝国，也从镜像的视角中重新审视中西方文明的进程和走向。它世界作品《山》中地心文明冲破地壳和海洋的层层束缚到达地表的描述，重现了阿波罗登月的壮举，重温了人类艰难探索外太空的伟大历程。可以看出，刘慈欣的小说基于真实世界的故事背景来向现代发言，从具有共通性的事件现象中折射人类文明的历史、聚拢真实世界的具象和气息，最终迂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在将人类历史纳入文学视野的同时，小说也对当下“挑战和机遇并存”现实进行了重新演绎。这一点在作品《三体》中有突出的体现。“资源总量有限，但文明的增长无限”是各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源，而“科技瓶颈”和“技术爆炸”则是不同文明发展竞争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和成果。“猜疑链”是对其他文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持有的一种先入为主的高度戒备和自利心理，因之而生的“黑暗森林”宇宙文明生存法则，则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文明为求生存谋发展而不得不主动带上的沉重镣铐。对于技术相对先进的文明而言，相比探测其他文明所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恶意的主动攻击可能损人，但绝对利己。因此在宇宙这座黑暗森林中，“每个文明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

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黑暗森林”作为小说的核心设定，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既深刻巧妙地衬托出孤立、分裂、冲突下个体乃至文明为突破封锁所能做出的尝试探索和伟大牺牲，又精准直剖现实国际局势，隐射现实世界里国与国、人与人时刻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做出的博弈交锋。

小说创作的扎根现实、根源深长的背景环境，使得对其展开的解读具有了现实主义的自觉性。通过这样的背景设定，小说在不同剖面和层次上演绎出人类发展的共同处境和进程，使得我们可以透过科幻小说的背景环境，观照当今世界的发展脉络，唤起了不同背景的读者对所处时代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情感。

3 群体画像折射时代发展

人物塑造是刘慈欣科幻作品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作者巧妙地使用各种背景迥异的小人物视角，立体地从不同方面折射出时代特征。这不仅将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与其所处时代洪流、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也使人物内在的矛盾性具有了普遍意义。

小说对小人物的塑造突出群体共性，使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通过群体画像得以展现。刘慈欣科幻作品中大量小人物的侧写，突出展示了典型群体，书写了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展现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不同选择和起伏坎坷，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特征。例如，《中国太阳》里盼望去更大城市看更亮的灯的淳朴农民水娃，《乡村教师》里默默无闻却恪尽职守的乡村教师，《地球往事》里世故油滑的片警儿史强和一生老实懦弱的退休工人张援朝，《烧火工》中沉默寡言却将手艺薪火相传的老烧火工，《黄金原野》中“像大部分在近年来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的IT民工麦克，《2018年4月1日》中自嘲“不过是那密密麻麻的纳米线路中奔跑的一个电子”的“我”，人物或是在社会变化中寻求人生价值，或是在时代大潮中践行共同理想。小说不仅通过不同背景主题多角度地表现“处境中的人”，更通过不同个体多层次审视了“人的处境”——我们所处的共同时代和共同世界，进而使不同个体的选择际遇汇入整个人类的整体命运长河之中。

反复出现在不同故事中的典型角色，多层次地展现出人物内在矛盾冲突，进而直指对当下世界发展变革的美好愿景和共同渴望。在《球状闪电》《地球往事》里的科学家丁仪，有着对于自己职业纯粹而执着的热爱，但对科学成果造成的社会影响深感无能为力；《吞食者》《诗云》中的外星文明使者大牙，有远超人类文明的智慧和实力，却要用最蛮横的逻辑对沿途的“低等文明”犯下毁灭行径；《地球大炮》《带上她的眼睛》里的工程师沈静，有直面牺牲结局的勇气却无

法忍受无人陪伴的孤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单纯服务于情节勾画的“工具人”。一方面,人物的反复出现有机地串联起各篇小说,读者得以超脱旁观者的视角,在各篇小说交织的文学世界架构中,用不同人物身份的视野去反观角色所处的发展境遇,在“个人与世界”的相互推动的情节中,一叶知秋,得到更为深刻的阅读经验,审视乃至理解与我们同时代共发展的他人际遇。另一方面,人物内在的矛盾源自并不美好的现实和亟待实现的理想,这种内外冲突再次凸显了人们对当下世界发展图景的美好愿景和共同渴求。

此外,小说的视野常以文明的尺度展开,又将描写聚焦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以个人层面的互动展开文明间的对话和竞争,整个人类的命运借个体的命运得以展现。《山》叙述了登山者冯帆和地心文明的攀山故事,两线穿插映照,以小见大,从冯帆登山的坚持不懈引到地心文明回顾出山历史,再回归到人类文明本身。山的魅力需要通过站在平原远观、站在山顶俯瞰来双向感受,这两种视角的高度差本身就是个体疏离视角和人类宏大视角相互交织的一种隐喻,极具张力。《三体·黑暗森林》中,收听着关乎下一代人类命运的新闻的张援朝,突然听闻亲孙子平安出生时,顿时感到“这一刻,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了”。小说的视野又扩大到与此同时降生的一万个婴儿身上,“如果他们的哭声汇在一起,那肯定是一曲宏伟的合唱。在他们后面,黄金时代刚刚结束;在他们前面,人类的艰难岁月正在徐徐展开”。个体和整体的交织使得刘慈欣笔下的个人,更多时候具有代表文明发声的正当性,也不自觉地肩负起危机中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慈欣小说给了人类一个“超越自恋的机会”^[2],当读者通过文本扩大视野,获取这种超脱于个人的身份的文学体验时,文本也在理性上与读者产生共鸣与沟通,读者作为人类文明共同成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被悄然唤醒。

小人物和大事件相结合的笔触和多线并举人物互现的手法,在展现小人物的个人境遇、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同时,将具有普遍性的个体感受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紧密交织,从而呈现人类面临的共同处境和共同愿望,从而使文本接受者对“人类一员”的身份的自觉带入乃至身份认同成为可能。读者也能够在对小人物的共鸣中获得超脱于个人的阅读期待,重新寻找到在当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关注点——人类的共同命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刘慈欣科幻小说有着深刻的现代性烙印。其小说巧妙地将幻想世界与现实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将当下发展的重要议题置于其间,更通过人物视角书写个体的共性,关注身处其间的人的命运及渴求。小说通过科学幻想策略对现实的“陌生化”^[3]处理,空灵的科幻表达最

终观照并回归厚重的现实内涵,这种取向和自觉赋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浓厚的时代气息,小说勾画的人物话题要素和读者的自身经验赋予文本多样的阅读期待,又进一步诱发读者对于人类发展愿景的共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幻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学题材、一种叙事手段发挥功用,无论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图景,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类共同命运,最终都归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终极关注——人类对发展的共同诉求。

4 对科幻命题的多元演绎

主题是小说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情节服务的核心,是决定情节发展脉络的所在。刘慈欣科幻小说从符合现实世界的真实经验和认知出发,故事逻辑严谨,但作品主题却又不拘泥于科技发展及其可能性本身,更敢于尝试对这一假设所引起的认知颠覆和社会变迁进行多元书写,丰富了读者对人类发展的思考视野。

《地火》对传统能源煤炭开采艰辛的回顾,《中国太阳》对清洁能源太阳能进行科学利用的期待,《微纪元》对人类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在微观尺度延续文明的设想,无不是对于能源危机的一种启示。《吞食者》中行星吞食者对历经漫长六千万年的蚂蚁王国的重视,《圆圆的肥皂泡》通过液膜技术对中国西北荒漠的环境改造,《流浪地球》里人类放弃飞船计划选择带着地球流浪,因为只有地球“这样气势磅礴的生态循环,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都展现了作者对生态文明的超前关注。《2018年4月1日》描写对于网络技术对现实社会权力和伦理的冲击,《黄金原野》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沉迷于虚拟空间而放慢了对外探索的步伐,大胆构想出科技发展可能会带来的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天使时代》《魔鬼积木》则对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和科学伦理进行了更细致的解读。《赡养上帝》中上帝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科技进步和文明传承时,却也让全球政府为二十亿老人的赡养问题而头疼。《赡养人类》则描述了当科技使得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时,极致的垄断又是如何借由先进的科技得以实现。

传统资源日益枯竭,崭新的能源运用方式是否切实可行?网络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高速发展,会给人类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挑战?文明规模不断扩张,人口和生态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应何去何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会加速带来意料之外的风险和代价,还是能更快地带领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和狭隘?人类该如何避免走向“无限的增长”的盲目乐观,或是陷入“增长的极限”^[4]的消极怠惰?……这些不仅是刘慈欣科幻小说探讨的重要话题,更是关系到当下人类发展前景的热点议题。无论这些主题是表现外来的危机还是内在的矛盾,都在突出人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同时,

更加肯定人类直面种种危机时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改造的信念和能力；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不仅探索科技发展可能给出人类社会的新答案，更反思新认知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可谓是“人类生存史”，是作者对人类社会深刻洞察的结果，对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小说在具有当下性的背景设置下，对时下各国、各领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热点和痛点进行了别样演绎，进一步引发社会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6]的思考。

5 共同发展的必然性

科幻小说以科技的想象力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刘慈欣科幻小说却提醒我们对科技至上主义应怀着格外的警惕。《诗云》表现为对人文历史的傲慢，自命为李白的外星文明企图通过压倒性的科技优势消解人类思想文化的人文价值；《黄金原野》将“人类如今躺在技术的安乐窝里不思进取”^[7]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市场导向的科技运用一度让人类陷入VR技术的温柔乡里，放弃了探索太空的进取精神；《三体》系列更直接对“唯技术论”进行了批判：科技至上未必是解决文明自身矛盾的捷径，相反，将未来世界的美好梦想一味寄托于科技，可能衍生出种种弊端。在地球上，地球三体组织ETO领导人伊文斯得出了“人类文明已经无法从内部解决其自身的问题”的结论，呼唤外来力量的帮助，结果将三体文明引狼入室；而在一心追求科技的“三体”世界中，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对美和爱情的追求，代表底层小人物的1379号监听员质问“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金属般的三体精神已经凝固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它还能融化吗？”

不仅如此，作者还取材于现实，对依托科技优势的霸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深刻的批判。《光荣与梦想》中，为了在世界上消除战争，国际社会推出了一个“和平视窗”的计划，期望战争能以另一种较为无害的、尊重生命的方式进行，而奥运会则被选择为战争的替代物。来自西亚的辛妮累死在马拉松赛场，她从未停下脚步却未能为自己渴望独立富强的祖国赢得过一丝胜算。看似公平的体育竞赛形式，从规则制定到赛事直播均由列强操控，受压迫的国家最终无力挣脱被宰割的命运。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公平公开”地直播“公正合规”的赛事，却在结果宣布的那一刻，激起了辛妮祖国同胞的抗争精神。“现在，如果有一阵狂风吹开西亚所有的屋顶，您会看到每扇窗前都有一个射手”。作品不仅唤起读者对霸权的反思和抗争，更为难得的是，小说并未试图将自己的一家之言奉作圭臬。刘慈欣多次强调自己想要描绘的是“零道德的宇宙”^[8]。零道德不是无道德，而是没有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价值判断。在面对巨大的认知差异时，充分考虑到不同主体彼此生存境遇和发展逻辑的不同，

不急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傲慢地批判其他个体乃至其他文明，正如刘慈欣所说“真正大规模太空移民的启动，首先要求人类社会的另一次思想和文化的飞跃，这比技术进步更难。”^[9]

《三体》中，伊文斯在中国西北荒漠拯救一种无人知晓快要绝种的燕子，技术员认为他提出的所有物种生来平等的“物种共产主义”是无稽之谈，他反驳道“在遥远的过去，领主对奴隶也有过这种想法。不要忘了技术，总有一天，人类能够合成粮食，而早在那之前，我们就该做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天使时代》中，生物博士伊塔为了解决非洲饥荒问题将基因技术运用在本国儿童身上，“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桑比亚人只是想吃饱饭”，对此进行军事制裁的西方军官坦言“至于西方世界对在非洲发生的这件事这么大惊小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以野草和树叶充饥罢了”。小说并未通过情节干预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物进行“最终审判”，而是用克制的笔触勾画求仁得仁的开放结局，给读者充分的思考空间。

小说不仅反霸权，更反对以霸制霸。小说对发展道路的追寻，注重的不是答案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而是现实问题的呈现和思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的武器并没有代替武器的批判，恰恰相反，这种试图打破壁垒的尝试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和参考价值^[10]。因此，小说对特定话语权进行消解的大胆尝试，并未消解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从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高度跳出了话语霸权的循环，给予接受者强烈的认知冲击，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壁垒，为唤醒文本接受者内心对当下发展命题的共同认知种下了思想萌芽。

这一批判也延伸到了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层面。《西洋》采用架空历史的手法，描述了郑和坚持“再向前走”并踏上欧洲“新大陆”后的不同历史走向。“我”安慰因被殖民而失去民族自信的欧洲同学时发生了这么一段对话：“没有你们的科学，或者说没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郑和不会接着向西航行，我们也不会得到美洲。”“就是说，我们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贫乏。”通过荒诞的历史倒转，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强弱在历史上具有阶段性，不存在永远优越绝对第一的文化。这既破除了人们头脑中对所谓优越文明直接照搬全盘接受的“思想钢印”，树立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又冷静地告诫了读者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1]。《混沌蝴蝶》《天使时代》等小说中流露出的天下大同的民族情怀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12]，也能给西方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文化历史视角。反观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冷战思维幽灵隐现、单边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差异

性不应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应在交流碰撞中互相借鉴，也应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书写与世界书写，团结在人类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周围去突破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桎梏，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6 结语

刘慈欣科幻小说对各个文明的描写，并非单纯预言“新大西岛”式的乌托邦^[13]或者揭露“美丽新世界”式的恶托邦^[14]，而且运用科幻视角展现可能的未来，以审视我们自身处境，警示人类在社会、文化、技术、伦理等多层面的危机与挑战^[15]，针对现实中的利益冲突、文化冲突、霸权冲突，给出了具有强烈当下性和现实性的可能回答——多元发展，打破技术崇拜；均衡发展，实现成果共享；兼收并蓄，书写多元文化；反对霸权，更反对以霸制霸。小说通过科幻赋予的“思想实验”策略，对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多种演绎和探索，不仅有力地展现了不同民族和人民对开启“共商共建共享”^[16]的人类发展新纪元的真切期盼，更深刻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诉求这一终极意义的实现可能和必然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科幻小说受困于其题材和所处时代局限性，不能准确给出我们关于“人类共同发展”这一严肃命题的答案。但作为孕育在当下的文学，也正因为它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背景，无论其设想的未来和异世界与现实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它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回溯本时代的那些被压制的美好愿望和发展愿景^[10]。

论文对刘慈欣科幻作品进行了立体的挖掘，从其文学作品中不同方面剖析全世界人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殷切希望。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教育界践行“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读者和研究者对人类发展命题的自觉关注是时代和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文学相关教学中挖掘并解读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中人类发展命题“世界书写”的多元价值和教育功用，恰逢其时。

参考文献

- [1] 严峰.心事浩渺连广宇[M].1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 [2]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J].山西文学,2009(7):75.
- [3]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M].First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ss, 1979.
- [4] 丹尼斯·L·梅多斯(Dennis L.Meadows),唐奈拉·H·梅多斯(Donella L.Meadows),范家骧.增长的极限[M].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 纳杨.从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谈当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J].当代文坛,2012(5):83-86.
-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杜学文.没有情怀,就没有科幻[M].1版.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 [8] 刘慈欣.三体[M].1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9] 刘慈欣.拥抱星舰文明[M].1版.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 [10]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吴静.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1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11] 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Z].
- [12] 李广益.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8):59.
- [13] 金伯利·H·哈勒(Kimberly Hurd Hale),李丽辉.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中的《新大西岛》[M].1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14] 刘象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M].1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 [15] 余建斌.科技沿着科幻前进?[N].人民日报,2016(25061):科技杂谈.
- [16] 苏长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N].人民日报,2019(25189)-02:要闻.